

讀
史
兵
略

讀史兵略卷十九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孝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劼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廼遣密信說義宣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他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眾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

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
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二月義宣與質皆上表言
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魯爽號征北將軍質加
魯宏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將萬人就
宏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
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己卯以領軍將軍柳
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元謨爲豫州刺史命元
景統元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
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
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以徐
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太子左衛率
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

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
宣使者遣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
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殷中將軍沈靈賜將
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
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朱修
之爲荊州刺史胡氏曰義宣爲荊湘二州刺史而反故二州皆
命代以朱修之效願使制其後故命以荊州
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爽前
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畱軍大岷使魯瑜屯小岷上復
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畱
斷後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岷爽將戰飲酒
過醉安都望見爽卽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
斬其首爽眾奔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遣寶

奔東海東海人殺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之書
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元
景軍於采石元謨以質眾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
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竄竇尋害其族孝伯
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賊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胡氏曰質少輕
嫌今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
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
州則梁山中絕胡氏曰柳元景屯南州為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
元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胡氏曰沈
都等在江西柳元景王元謨等與義宣將從之劉謩之密言於
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殆矣
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
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允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

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

胡氏曰因西南風急而攻西壘東壘之兵難以逆風

赴子反方度東岸就元謨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

殊死戰求救於元謨元謨不遣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

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質又遣

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元謨游擊將軍垣護

之引水軍與戰破之

胡氏曰此以上首梁山交戰事

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

守秀攻之不克屢爲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

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

胡氏曰兵法有言知

彼知己百戰不殆朱修之此戰近之

元謨使護之告急於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

東城萬人賊軍數倍疆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

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

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

壘則虛實露矣王濬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
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
皆以爲建康兵悉至眾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顏樂之說義宣
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
譙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屯兵西岸質與譙之進攻東
城元謨督諸軍大戰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譙
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護之燒江中舟艦
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
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
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眾皆降散

按梁山洲疑在梁山西南

陵宋時或名在今繁昌縣界胡氏曰小觀在台肥東大觀又在其東馬鞍山在襄陽西南西城東城梁山二城也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坡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

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迷之文敬棄眾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榮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眾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眾迎之時荊州帶甲尙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賊質遠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惜

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秀北走秀自襄陽敗退將及江陵聞敗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怡及所愛妾

五人著男子服相隨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廡且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賊質老奴誤我魯秀眾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

首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

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

超民蔡超顏樂之等

按宋武昌郡今武昌縣宋江夏郡治今江夏縣南湖今梁子湖在江夏武昌之南

大明三年 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

修城浚隍聚糧治仗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

夏四月乙卯詔取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

配兖州刺史垣闡使以之鎖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闡至

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閔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閔殺之明寶從閔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愨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愨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懋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

助慶之先是誕誕其眾云宗愨助我愨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愨也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畱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眾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易還耳卿能爲我盡力乎眾皆許諾誕乃復還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畱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六月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聖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

胡氏曰爲樓車推進以攻城故曰行樓

值久雨不得

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

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
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慶之帥眾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
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
允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按歐陽

縣南一簇港白土新亭皆在揚州府城北
海陵今秦州桑里胡注云在廣陵城西南

明帝泰始二年春正月甲午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
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元謨副之討晉安王子勛休仁
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元謨未發前
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
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
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
聖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

陽改元義嘉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
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
兵赴建康會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應安都濟陰太
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
守傅靈越等攻之帝召尋陽王長史孔覲爲太子詹事以平西
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說覲以建康
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覲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
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
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
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
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
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

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
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閒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
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
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
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
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無憂上善之胡氏曰
豈特以方嚴自將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
蓋議時審勢者也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
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
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
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
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

參軍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
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
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
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
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
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
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
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
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
散孝祖忽至眾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
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丙午上
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

軍劉劭甯朔將軍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
威將軍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覲
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
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將順同逆者一以所從
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
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覲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
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
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
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
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
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殿中御史吳
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

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性寬厚百姓聞其來皆望風降散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拔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元等拒戰喜兵力甚弱元等眾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已

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
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懷明永道成等
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
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將孫曇
瓘程扞宗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與諸將謀曰
扞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眾氣辛酉道隆帥所
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
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喜軍至義鄉遂入吳興農夫
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旣平乃畱喜使統懷
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永等北擊彭城方興等南擊尋陽丁卯
喜軍至錢塘孔瓘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農夫等引兵
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

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逃奔峭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峭山民縛孔覲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臨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鄧琬性鄙闇貪吝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糧仗亦整三軍踴躍人爭効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眾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鄂荆湘

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鵠洲孝祖負其誠節陵轅諸將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按南州今太平府虎檻胡氏謂在屬徐州府五郡東揚州所屬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也吳郡今蘇州吳興今湖州義興今宜興晉陵今常州長塘湖卽洗湖在荆溪縣西益州今成都府巴郡今重慶府永世在溧陽南廣德州北尋陽今九江府豫州今汝南府兗州今泰安府瑕邱在滋陽縣延陵在丹陽縣南晉陵九里者胡氏謂在晉陵西北九里也晉陵今常州府奔牛在常州府西南曲阿今丹陽縣被岡嶺在丹陽縣雲陽七埭之一也南河東郡今松滋縣國山在荆溪西南三十五里吳城胡注言卽秦伯城在義興西北四郡謂晉山故城相近矣長橋在荆溪上義鄉在長興縣西北四郡謂晉陵義興吳興吳郡也會稽今紹興府浙東今溫合等處黃山浦在諸暨縣東柳浦胡注謂卽今杭州治西陵今在蕭山縣上虞在紹興東百二十里嵒山亦在紹興府嵒所折在繁昌縣西鵠洲在銅陵廬江二縣江中

南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眾並賴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

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眾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甯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遣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胡氏曰攸之方興皆甯朔將軍故言名位相亞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與尸而返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勦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

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

同異也

胡氏曰沈攸之成尋陽之功攝也郢城之敗驢也

辛卯方興帥諸將進戰建安

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遣孫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王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緒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各散遣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

胡氏曰荒郡荒

縣極邊郡縣被兵荒殘者也賜之者以郡守縣令及參佐等職各賜之

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

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自隱郵故十萬之眾莫有離心

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眾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

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
兵參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
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攸之帥諸軍圍
赭圻常寶等糧盡告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
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
米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
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眾大敗捨糧
棄甲緣山走斬獲甚眾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
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甯朔將軍沈懷
寶等納降數千人

按崆山即慈姥山在當塗縣西北湖白口今
荻港江渡也鶴尾鵲洲之尾在廬江縣南瀆
湖在故南陵縣通石碇河者也納降數千人其
將已斬則此鵬從恩長爾數只數千故無他患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劭等至上下震恐劉順

等始行唯齋一月糧既與勳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勳曰劉順精甲八千我眾不能居半相持既久疆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開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勳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開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

夜住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順眾潰走淮西就常珍奇於

是勛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歛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

按橫塘在合肥縣西

淮西胡注謂懸瓠是也今汝甯府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顛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顛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鵠尾顛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顛借襄陽之資顛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

胡氏曰兩敵相向勝負之決存亡繫焉袁顛乃欲甯襄陽之資以經理私宅子

勛既敗都下兩宅豈顛有哉

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

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諸軍與袁顛相拒於澧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

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蚪引兵來助殷琰劉劬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攸之曰孟蚪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劬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眾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鵝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

秋七月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畱興世潛遣其將黃道
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已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
能禁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
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旣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
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
夫帥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
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頌并力更攻錢溪欲
分其勢辛丑命攸之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胡氏曰以牛皮冒
艦以禦矢石因謂斬獲千數是日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
至錢溪數十里頌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
人傳唱錢溪已平眾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
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破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

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
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與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
資糧畏與世不敢進八月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
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恒在
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
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
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與世吾之所悉自當
走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與世與世
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
如此何胡曰彼尙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泝流越彼
而下耶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
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

貴口不敢進遣閒信報胡令遣眾軍援接興世遣壽寂之任農

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按錢

銅陵縣西南梅根港也從荻港渡江自江北行上至梅根港也

胡氏曰鵲洲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鵲頭在銅陵利

府南貴池水入江口也

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

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

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

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羈之所有亦已多矣况

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

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

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

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

勿多言

胡氏曰蔡興宗蕭道成人地雖殊所見不異蓋識時達變惟智者能之文武無二道也

安都聞大

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鎮東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安都之召魏兵也畢眾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眾敬爲兗州刺史眾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它罪誅眾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取邱眾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眾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秣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

城奪其管籥據其府庫制其腹心策之至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毅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

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時薛安都據徐州已

叛復降故蔡蕭之言云云無鹽今東平州畢眾數時在兗州今兗州府也瑕邱今滋陽縣在城武縣西北上蔡在汝甯府

北七十里懸瓠在汝水南時尋陽兵潰晉安王遇害故曰南方已平

劉劭圍壽陽自首春至於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

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

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

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爲

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卽殺之守備益固凡

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眾情離沮琰欲

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諫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

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劭意丙寅瑋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

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於是晉原一郡反諸郡皆應之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拒守蜀人聞尋陽已平爭欲屠城眾至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

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眾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慰勞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啟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甯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遣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順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

晉原今崇慶州治今蘇州

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礮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

胡氏曰受降如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

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元使李珠與安都守

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又破穆之於武原

下磴在徐州府南武原在邳州

西北八十里湖口社

三年 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

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

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

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

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

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

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裴子野論曰昔齊桓

矜於葵邱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

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

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蹙
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
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鶴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
起哉高祖蟻蝨生介冑經啟疆場後之子孫曰蹙百里播穫堂
構豈云易哉

按呂梁山在徐州府東淮陰今清河縣淮北四州

注謂青冀徐兗也豫州淮西謂汝南新蔡雒梁陳

南頓潁川汝南汝陰諸郡也蓋自是

彌城以淮爲斷而山東河南皆失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元載守下邳積射將軍
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
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鄆并州刺史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
張薰守圍城及兗州刺史王肇闡陵太守桓忻肥城糜嶺垣苗
等戍皆不附於魏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
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

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鄒範曰今輕軍遠襲深

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

胡氏曰師速而疾者略也略謂略地也無暇於攻城圍邑白曜以形形申纂故料其不爲備也今若出其不意

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

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

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

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

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

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

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

胡氏曰此

即李左車教韓信以破趙之勢而喻燕故智也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

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

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胡氏曰史言慕容皝能用鄒範之計以取勝

房崇吉守升城

勝兵者不過七百人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疆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

胡氏曰春秋之時諸侯交兵謀人之軍師者多能以此規敵

亦祖其故智耳

取懸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

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旣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

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

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按宿豫今宿遷睢陵在徐州府東南百三十里今日睢甯

淮陽在清河縣西南此治淮皮處也無鹽今東平州梁鄒今鄒平縣升城東太原郡治所在今長清縣東北團城在今沂水縣肥城在今泰安府糜溝疑爲沙溝在長清縣垣苗在平陰縣盤陽今淄川縣樂陵今武定府東陽城今青州府治所清泗泗水也東安在沂水南三十里沂水入泗水泗水入淮皆經今邳州南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旣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旣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成下邳而還秋七月上復遣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

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

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

胡氏曰去年僑立徐州於鍾離今使道成屯淮陰爲沈攸之後鎮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胸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胸山戍主胸山瀕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圍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胸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

胸山在今海州圍城在今沂水艾塘注作義塘在嶺榆縣

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阻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劍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眾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

睢水入泗古亦在邳州南

四年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眾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劭使司徒參軍孫臺瑾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劭劭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死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

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無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胡氏曰史言劄劄語識邊情按武津城在上蔡縣東汝陽台在汝陽縣

五年 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蝨無離叛之志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蒼梧王元徽二年 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卽辦丙戌休範率戍二

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
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究魂
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
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
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
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
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
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
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
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
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眾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
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

亭旣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
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
曳入殿卽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
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粲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
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
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眾心徐索白虎
幡登西垣使甯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
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
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
眾攻新亭壘道成率將士悉力拒戰自己至午外勢愈盛眾皆
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
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

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
白遣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
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與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
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卽斬之休範置回敬
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
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
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
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逢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眾莫之
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道成在射堂
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
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道成與黑驪拒戰
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

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

數四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南

胡氏曰朱雀桁即大航也在秦淮水

上以其在朱雀門外故名桁與航同黑驃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

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

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甯可開桁自弱邪劭不敢復言道

隆趣劭進戰劭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驃等乘勝度淮道隆棄眾

走還臺黑驃兵追殺之

胡氏曰蕭道成所謂詔貴不須覲出者正慮此也

於是中外大

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眾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

宮中傳新亭亦陷俄而文豪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

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耶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

惶惑詣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

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

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靜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敬兒等又破黑驪等於宣陽門斬黑驪及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按白下城府城西北儀鳳門之師子山東府城在通濟門內東北新林浦今西單橋去新亭不十里臨滄觀在新亭南皂英橋疑今職心橋朱雀航在今聚寶門內城濠上南岡卽新亭南山承明門臺城北門杜姥宅在臺城南宣陽門臺城外苑城南門也

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尙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強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爲然給事中韓秀獨以爲敦煌之置已久雖逼強寇人習戰

關縱有草竊不爲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閩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關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爲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按敦煌今安西州在嘉峪關外其西南則吐谷渾今青海也其北則柔然

四年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參軍殷瀾垣慶延沈容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卽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

僉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
七月祇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
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祇祖
叛走卽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
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
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
安民佛榮與之諧行胡氏曰道成知黃回不附已既使之討景
素又使之討沈攸之二難既平然後殺之
則足以知回於當時有幹略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
道成智數又一時所不及者
得戰道成屯元武湖冠軍將軍蕭贖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
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
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祇祖沈容皆曰今天時旱熱
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瀾等固爭

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願望莫有關志
景素本乏威略恒憂不知所爲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
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
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既
薄城下容先帥眾走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暄與
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
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
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皆
伏誅按京口在建康之東北故道成屯臺城北之元武湖湖卽
今後湖也竹里在石步橋西自臺城至江濱要地也西渚
湖注謂在京口城西則今運河入
江處也萬歲樓疑在京口城外
順帝昇明元年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閒同直
殿省深相親善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高道慶謀遣刺客殺攸

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襜褕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襜褕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郡奔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十二月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遣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殞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悚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

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甯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恟懼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巖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戊辰內外繁嚴已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頤爲晉熙王變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變爲揚州以頤爲左衛將軍與變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頤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頤乃薦變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頤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畱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頤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眾欲倍道趨建康頤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

倘若雷屯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溢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躡奉燮鎮溢口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躡真我子也以躡爲西討都督躡敗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躡以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溢口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瓛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鄉旣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

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滅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
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
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畱偏師守郢城自將大
眾東下乙未將發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參軍焦度於城樓上
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
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時豫州倚置於
今壽州梁州今
漢中府司州今信陽州湘州今長沙府巴陵今岳州梁州今
漢口鎮鄧州時治今武昌府江夏縣按治江夏者以漢口爲衝
要猶治尋陽者以淦口爲要夾江南北立城否則長江之險敵
與我共之矣魯山在大江西漢水南黃金浦注云在鸚鵡洲上
則在武昌府西大江中也西渚
注云鸚鵡洲西渚則江浦也

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
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
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

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眾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迴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蹟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

二年 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閒屢破之蕭蹟遣軍主桓敬等八軍據西塞爲世隆聲

援攸之獲郢府法曹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積一控柳
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
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
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
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淦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
懷珍遣建甯大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
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
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
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
后令建議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
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
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

去不返莫敢發覺威有異計劉懷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開門
納之丁卯夜懷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
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懷兵兄子天賜女塔張平虜斬之
向旦攸之帥眾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
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
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
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
兒既斬攸之使者卽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
與兼長史江父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
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又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龍
洲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
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共

于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櫟林已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
攀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送建康按西塞山在大冶縣東
武昌今武昌縣西陽今
黃州府浚城卽浚口城建甯左郡今麻城縣沙橋在
荊州府東龐洲在公安縣華容今監利縣屬荊州府

--	--	--	--	--

讀史兵略卷二十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齊紀 高帝建元元年

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

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以崇簡易給事

黃門郎崔祖思上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出

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

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

胡氏曰漢書賈山傳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

若

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

節儉而羣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

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

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

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

陳其弊員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

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

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

其失上皆加褒賞

淮南宣城二郡此當時所謂雙頭郡也蓋僑立淮南郡於宣城郡界上也

二年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

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梁郡王嘉代

之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

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

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

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

未嘗腹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

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
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
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
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
水魏攻城之眾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胡氏曰
於西北者西北虜衝也又因上流之勢可決以灌虜此立堰
今安豐有小史埭卽崇祖決堰處按在今壽州東北

三年春正月魏人寇淮陽圍軍主成買於甬城上遣領軍將
軍李安民爲都督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
民皆驚走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
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龍云奉叔已沒盤龍
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
騎縈投魏數萬之眾莫敢當者魏師遂敗殺傷萬計魏師退安

民等引兵追之戰於孫溪渚又破之二月丁酉游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進攻樊諧城拔之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己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

按兩城注作角城是也今清河縣孫溪渚胡註云在淮陽之北清水之濱疑在桃源界樊諧城在桃源東

魏薛虎子爲彭城鎮將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泔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蠶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儲公庫五稔

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成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賊汗爲虎子所案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

按大亂之後民卒流亡荒土甚眾屯田積穀中興之基也

四年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爲荊州刺史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

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胡註引地形志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是年太和七年

也當考按上洛今商州也本日

荆州太和十一年改曰洛州

武帝永明四年 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上卽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呂文度啓上籍被御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眾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眾至三萬春正月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寓之眾烏合畏騎兵一戢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順縱抄掠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

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治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

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陽劉係宗隨軍慰勞逼至遭賊郡縣

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富陽縣在杭州府西南九十里錢唐

陰今紹興府首縣浦陽注胡注以爲曹娥江按浦陽江一名錢

清江在山陰之西曹娥江一名上虞江在山陰之東二水源流

各殊未可合爲一也此悉係傳寫之誤淡口戍在今尚波府鎮海縣

五年春正月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

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于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陽尹蕭景先

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

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諸軍皆受顯

達節度以討之雍州治襄陽今襄陽府司州治義陽宛今南陽縣葉今葉縣

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泚陽顯達遣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

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耶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
 舞陰舞陰成主段公愨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
 走三月以顯達為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五月魏尙書公
 孫達上谷公張儵帥眾與天生復寇舞陰公愨擊破之天生還
 窟荒中此陽在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西深橋胡注引載僧靜
 舞陽城在今
 舞陽縣西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
 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
 稔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
 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
 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富貴之家童妾炫服工商之族僕
 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襜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

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置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乏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胡氏曰魏都平城郊畿之遺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外置闕於要路以讖征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按軍興以糧餉爲急故言積儲者納錄數篇以志其略齊州今山東濟南府

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

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

六年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據隔城詔游擊將軍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踏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棄平氏城走

隔城在桐柏縣西北平氏城在桐柏縣西

陳顯達侵魏魏遣拓拔斤拒之顯達攻醴陽拔之進攻沘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

掩擊頓達還

醴陽在桐柏縣西三十里此陽在
泌陽縣西後魏置樂陵鎮于此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
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并浦陽
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
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
行事願憲之議以爲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過賦以取稅也乃以
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
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類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乏從豐良
由飢棘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尙未議登格外加倍將
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人而
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買怨
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

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
爲損蓋徵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
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卽
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
宜深察上納之而止胡氏曰西陵在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牛
浦球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球是也按越州今紹興
府

十一年 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
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
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
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
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

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謨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司馬光曰人主之于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黜黷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于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于境內今獨施于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拜州今山西忻州

明帝建武二年魏主南侵二月至壽陽眾號三十萬鐵騎彌望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甯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眾

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閒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眾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曷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

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城土不關一

處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

胡氏曰宋時淮上以壽陽廣陵爲大鎮故云

不可守小

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尙在而攻其

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

而固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

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

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

胡氏曰久於屯戍魏師已老齊以生

兵攻之是之謂以新擊舊魏以孤軍守孤城勞於備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若果如此

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

胡氏曰言將士效死弗去而城破身沒雖忠勇奮發而無

益於國事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

能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閣將軍軍主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

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伏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

假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揚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
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
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
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
救旣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
者來遂擁眾而濟魏軍旣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
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
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
許之慧景從之

入公山在壽州北少東五里鎮離卽鳳陽府在壽州東北一百八十里義陽在信陽州賢首山

與義陽隔湖水邵陽洲在鳳陽府北淮水中

魏蓋於淮南北岸夾築兩城以斷援兵也

魏主之在鍾離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

劉藻擊漢中

胡氏曰去年十一月魏遣劉藻向南鄭魏主許梁州刺史治仇池齊梁州刺史治南鄭

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絮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眾心乃安會魏主召兵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

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儲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胡氏曰英乘勝深入後無繼援雖僅獲全軍而返亦已危矣按仇池在成縣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餽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

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

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

外耳胡氏曰漠北謂柔然江外謂齊唯此二國未爲魏民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

待疆宇旣廣糧食旣足然後置邦樹將爲吞併之舉今壽陽鍾

離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藩

甯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

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

舉之日眾以畱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爲

上魏主從之按魏雍州今西安府涇州今涇州岐州今鳳翔府南鄭今漢中府赭城卽裕州之堵陽城與新野皆

屬南陽府

四年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眞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眞度

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

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吹昏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畱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丑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丁未魏主發南陽畱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

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
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叟長縑虛張功烈尤而
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
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惟樂
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
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十一月新野人張膺帥萬餘家據柵拒魏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
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
帥眾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眾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
沔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郛戍
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
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承將甲士三千擊之

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儲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聞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奮擊大破之叔業拿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

造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邱縣男承有勇力好
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胡氏
日魏荆州此時猶治魯陽先取樊鄧所以廣封略按樊襄陽之
樊城鄧州也紅城舊爲縣今省入泗州五河縣南青州治黃
郭成今海州蘇州太倉口胡氏以爲在魏東
豫州界則今光州息縣也楚王成在新蔡縣

魏以氏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送其母及子
於南鄭以爲質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
楊集始殺其二弟集同集眾集始窘急請降魏主以河南尹李
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
表裏襲之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眾滅大半崇進據赤
土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峽龍門之北數
十里中伐樹塞路鷲峽之口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崇命
統軍慕容拒帥眾五千從他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

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爲都督秦梁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魏立梁州成縣也立南梁州於武興今略陽縣赤土縣在今階州龍門成在洛漢水西鴛峽即塞峽在建安水上皆在今成縣從他路入見攻山寨者當從小路樵徑也

承泰元年三月庚寅魏主將十萬眾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兖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瓚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

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鎮三將詣懸瓠藻聰免死徙平州永奪官爵黜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按湖唐縣南渦陽今蒙城縣魏之南兗州也龍亢在懷遠縣西北平州今永平府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懷遠縣東南夏四月王敬則反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

舉事百姓擔笥荷鍤隨之者十餘萬眾至晉陵南沙人范修化
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耶仲孚
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
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阻數日臺軍
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
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
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
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
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
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
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按敬則在會稽今紹興府故過浙江松江
南沙在常熟縣西北陵口據胡註引陸游言在呂城則今丹陽
縣東也曲阿秦縣名卽丹陽長岡埭在今丹陽縣西南珥村鄉

清水即今丁義河白鶴河澮水胡氏曰湖頭謂元武湖頭其地東接蔣山西巖下西抵元武湖隄地勢坦平當京口大路按今太平門外板闕也

東昏侯永元元年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邛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顯達引兵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戊戌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出

均水口南走已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詔以道

根爲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慧景亦棄順陽走

還按馬圈城在鄧州東北七十里南鄉今浙川廳順陽郡治此均口在光化縣西鴈子山在均水西分嶺山今所謂分界山

漢水在光化南均口卽均口水自山就平皆迅急也鄧城縣魏人僞立卽光化縣治

二年 裴叔業以豫州叛降魏二月魏遣李醜楊大眼奚康生赴之魏兵未渡淮已亥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護非其鄉

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園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眾萬餘屯死虎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陽軍於碭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者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總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總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總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按建安戍在商城縣時豫州已治壽陽矣瑯邪時治白下城今江甯府城西北師子山下小岷山在合肥縣東七十里死虎在壽州東碭石在鳳台縣北

三月崔慧景據廣陵叛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都

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卽收眾濟江慧景遣使奉寶元爲主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寶元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倉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畚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

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胡

日城中即湖頭所築壘中也

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

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

樂游苑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

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興盛走不得入

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

臺府署爲戰場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眾

心稍安竹里之捷覺與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

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

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

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

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城中

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故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且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眾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中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按自廣陵濟江京口爲衝要故守京口京口今鎮江府也竹里在石步鎮今江甯府東北湖頭在蔣山西查剛在竹里東北胡氏曰築道陂隨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原地因曰龍尾按此卽今所云龍鎮非築道使成也北籬門臺城外郭門樂游苑在元武湖南六朝時江南府城北隅爲臺城東南隅爲東府西面曰石頭南城西曰越城其南十五里曰新亭緣秦淮爲籬籬門凡六

六月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彭城王魏

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卽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總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總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總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於魏按淮口胡註謂汝水入淮之口在潁州府阜陽縣肥口在壽州東北淮南者壽州乃漢淮南郡也治

蕭懿旣死十一月其弟衍以襄陽叛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榜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

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

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胡氏曰

州官屬府謂西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荆

中郎府官屬州素畏襄陽人胡氏曰襄陽被邊人皆加以辱亡齒寒甯不聞

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况

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

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旣行衍謂張

宏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

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

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替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

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

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冑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眾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穎達亦勸穎冑從闡文等計詰旦穎冑謂天虎曰卿與劉

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其餘眾請降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爲都督行所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已眾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及同郡中兵參軍劉坦諮議參軍樂齔爲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胄夬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爲金龍數千兩埋土中穎胄取之以資軍費穎胄遣使送劉山

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按

溪在襄陽縣西南江安今公安縣長沙寺注云在江陵

和帝中興元年 二月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

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

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至胡氏曰

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

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

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粟

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

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帥眾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積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桀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游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於夏口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眾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胡氏曰湘州零陵衡陽營陽湘東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陵始興臨賀始安十郡按竟陵今安陸府郢今武昌府西陽今黃州軍由是資糧不乏府武昌今武昌縣魯山在漢口鄖城今德安

府九里注云去郢城九里石橋浦疑在江夏縣西加湖在黃陂縣夏首卽漢口

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齋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益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既得之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遺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旣拔席卷沿流西

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
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
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
何謂上策胡氏曰蕭衍此計可謂有英雄之略矣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

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
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
岸付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
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按武口今日沙口在黃岡

縣陽邏鎮西漁湖城白陽壘皆在黃陂縣

秋七月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
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
萬計俘其餘眾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軍人

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冶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已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已未程茂薛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胡氏曰明帝時張冲房長瑜爲治中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宏策甯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眾軍卽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宏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胡氏曰

魯未克蕭衍則違眾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圖萬全也郢魯既克衍遣督諸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逆爲圖畫者盡隸江可立頓及次宿之地爲圖使諸將按之以爲進止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游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九月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尙方二治囚徒以配軍

胡氏曰建康有左右二尙方東西二治

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

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甯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甯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英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選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眾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茂進據越城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門僧珍據白板橋居士覘知僧珍眾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眾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壘

裒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壑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白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旛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眾軍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帥直圍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

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甯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眾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瑯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塵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東昏夜還

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復更多按白門即白下城之門在臺城南四十五里阜英橋在江甯縣南今日鐵心橋赤鼻邏今日赤石磯在江甯縣城東南隅今日金陵驛新林今日西單橋越城門今日淨業堂道士墩在今蟠龍廟蔭門注云西籬門今日欄板橋今板橋直湯門苑城南門西明門苑城西門皆在今江南府治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

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
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併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
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竇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
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
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
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
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竇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
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十一月魏主乃以任城王
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旣而
不果胡氏曰使魏從二臣之計畫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
江爲境不待侯景之亂也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胡氏曰謂西陽以西
蕭氏曰謂西陽以西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

蕭氏曰謂西陽以西

蕭氏曰謂西陽以西

較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棋立孤
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

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

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胡氏曰謂若蕭衍

兵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胡氏曰此謂江師赴壽春須從

義陽之北胡氏曰此謂魏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

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貞張形勢

請使兩荆之眾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

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

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益宗遂入寇建甯太守

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按沔陰胡氏曰水南曰陰

黑龍江在漢中府褒城縣即襄水也太史公曰楚有三俗淮沛

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

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揚徐二州者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兩荆魏置荊州於襄城東荊州於沘陽也隨隨郡襄陽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接陰山關在今光州延項在今德安府赤亭在麻城縣西
東昏侯既敗蕭衍使張宏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宏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暄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其主府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尙書眾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蹇逆徒之死亡者誅茹法珍等

始興內史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沉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前湘州鎮軍鍾元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

坦問其謀陽爲不知理訟至夜城門不閉以疑之元紹未發明
且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在坐而
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首服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
黨悉無所問眾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
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公則克己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
州戶口幾復其舊